

从“华尔街”、香港“中环”到台湾“立法院” 的青年占领运动

——兼论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与批判

贺才乐, 秘金雷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与以往对青年占领运动“一边倒”的赞扬观点不同, 通过对“华尔街”、香港“中环”和台湾“立法院”的青年占领运动“为占领而占领”的实质描述, 对占领运动进行褒贬夹杂的评判。青年占领运动的实质乃是对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 而选择青年为主体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当中其所遭受到的“双重压迫”, 选择占领为形式是源自于“制度裹挟”的无奈与“新的政治话语”的需求, 但必须理性洞见占领之后的危机。鉴于青年占领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认为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 应从秉持集体主义“公意”的取向、理性评判与理性抉择的意识形态态度以及现实的理想主义思维方式, 才能够实现政治精神家园的真正回归。

关键词: 青年占领运动; 青年大学生; 政治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 D4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2-0163-05

占领(Occupy)成为2011年至今政治运动的主导思想, 尤其是青年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与20世纪初叶的青年不同, 21世纪初叶的青年更加面临一种精神家园的虚无感, 表面上越来越蓬勃而本质愈发虚弱的经济, 越来越倾向于赌场资本主义的“僵尸政治”, 不再专注于培育理性批判精神、塑造人文传统而是堕落为纯粹市场消费者的高等教育, 网络社会的崛起及其夹杂的过剩的信息与固着的思维, 让现在的青年对外在世界的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而与20世纪相似的是, 青年一代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维, “对民主政治、人权自由及社会变革等问题抱有寂静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认识”^[1], 特别是在面对社会革命或社会转型之时, 内置于青年人个性之内的激情、勇毅与政治参与式的义无反顾更加易于挖掘与调动, 所以21世纪初叶的这一系列“占领运动”是对20世纪初青年追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延续, 更是在跨越一个世纪后对于青年自身存在价值的唤醒。但在讴歌青年占领的同时, 应当敏锐地嗅到这种“嘉年华化”的、偶发性的“反叛”究竟对于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存在多大程度的积极影响? 占领到底是“为占领而占领、为抗议而抗议”的政治形式主义还是真正可以依托的创新政治形式? 占领平息后, 青年除了宣泄了愤怒、不

满的人性狂欢之外, 他们还在运动当中争取到了什么? 等等。

一、三项青年占领运动及其本质

让我们简要梳理已经落下帷幕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与上述进行时的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和刚落下帷幕的台湾“占领立法院”运动, 以便寻找到当代青年政治精神家园诉求的根源所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源头是“广告克星”(Ad busters)在Twitter所发的海报, 号召美国民众在2011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进入曼哈顿表达对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金融政策的不满, 并提出“逼迫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的意愿与大公司的金钱利润面前做出公开抉择”。占领运动以曼哈顿祖科蒂公园为大本营, 吸引数万人的加入(主要是青年人), 无组织性、无明确政治诉求、极具感染力的网络扩散力等是该运动的主要特征, “占领华尔街”以2011年11月15日的祖科蒂公园清场与17日的纽约联合广场集会为终点。而香港的“占领中环”与台湾的“占领立法院”可以看成是美国式占领运动的“中国化”实践, 是美式民主力量向中国两个特殊地区的

收稿日期: 2014-04-29; 修回日期: 2015-02-05

作者简介: 贺才乐(1968-), 男, 湖北天门人, 法学博士,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秘金雷(1987-), 男, 河北邢台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另类输入。“占领中环”^①是香港法律学者戴耀廷针对港府行政长官普选落实问题,号召香港市民或民意领袖于2013年或2014年夏通过占领中环来向中央政府施压,其本质是以违法、非暴力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企图。“占领立法院”是由台湾部分团体和学生为反对《海峡两岸服贸协定》而发起的2014年3月18日占领台湾“立法院”议场的活动。活动中,岛内很快便出现两种不同声音与集聚两类不同政见力量,一方是以“反服贸”的团体和学生组成的“太阳花学运”,获得台独势力的肯定,另一方是以“反反服贸”的警察和警眷组成的“康乃馨运动”,获得国民党与台湾执政当局的支持。“占领立法院”虽然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但其实质还是台湾地区台独与反台独力量的博弈,是台湾地区两党政治矛盾极化的表征之一。

这三次青年占领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实质是什么?青年群体在特定的时间结点或具体的政治事件上,将言论、游行、示威、结社等自由人权发挥到极致,打破对以往议会制民主下的“请愿”惯性,以一种表征上非暴力的温和方式行使着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运动,来“反叛”现行的政治体制或政治面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更要深刻剖析与反思隐藏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占领运动背后的民主危机,更确切地说是青年群体政治精神家园诉求与批判的危机。因金融资本主义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侵蚀,让青年群体“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条遭受到重大打击,“占领华尔街”运动当中的青年反叛说教式的“美国梦”,打破了“单向度政治”的禁忌,人为地营造与揭露出“合法性”时代的危机。从这一层面来说,美国青年的“占领华尔街”确实对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若是将“占领华尔街”视为缔造美国青年的政治精神家园,而“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占领中环”和“占领立法院”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荒诞不羁的政治闹剧,彰显出“港独”“台独”势力的狼子野心,以及利用“占领”之口号操纵青年学生的本质。正如“占领华尔街”的民意领袖、欧洲著名社会批评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谈到的:“这只是一次抗争姿态。我的口号是:‘无需对话!’我们不接受这种与敌人对话的辩证法,那还为时尚早。还没到‘我们不会对话,我们就是要置你于死地’的地步。”^[2]“占领华尔街”开启了青年政治运动的全新模式,但并未将赤裸的目的跃然于运动层面,而是自始至终都在伸张着对美式民主制度不满的姿态,同时也并非彻底关闭了政治对话的窗口,过程当中一直在策划、萌发、创设属于青年的、左翼的政治话语。而反观“占领中环”与“占领立法院”的青年,“占领”在他们的视界中成

为低成本的“街头政治”的代名词,以一种虚与委蛇的政治行动来诉求一种原本就“非真”的政治理想,他们的运动形态则是以“拒绝对话”来“对话”、以“破坏民主”来“民主”、以“抱怨压制”来“压制”的自我矛盾姿态来建构属于他们原本就碎片化的政治精神家园。

二、为何选择青年、为何选择占领?

为何是“青年”又为何是“占领”构成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政治运动的主体与形式?为何“占领”能够从“华尔街”扩散到香港“中环”和台湾“立法院”等文化属性迥异的地域?这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全世界的青年所面临的共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质,才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

从占领运动发生的缘起来看,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经济社会的疲软是导致青年群体不满与情绪宣泄的主要原因,反对贫富极端分化、反对金融资本主义与政治的捆绑等是占领“后致性”诉求中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基本持这一观点^②。而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仅仅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经济疲软的表征,而未真正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暴力性”的政治运作机理这一根源上去。借用Derek Ruez对齐泽克《暴力》的书评观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当中的暴力是由三方面所构成的:“主体性暴力(恐怖主义,犯罪);象征性暴力(语言中的暴力);以及体系性暴力(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安排所保持的暴力)。”^{[3](69-70)}主体性暴力与象征性暴力被制度性地控制或掩盖了,而体系性暴力则根植于制度本身且依托制度扩大暴力的范围与程度。青年占领运动之所以风生水起,就在于体系性暴力让青年迷失了存在的价值意义,无法预见与刻画灵魂归宿的精神家园,其在于体系性暴力让青年群体遭受到了双重压迫:一是由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制度本身所带来的;二是青年群体由于经验、资历、资源等匮乏而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固化制度下的上层人士的压迫。大多数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曾经一度认为学习就是未来取得成功的钥匙,就是能够跻身体制的获益途径,而体系性暴力让这种理想破碎,高等教育的日益贬值与社会阶层的板结化让青年失去了社会晋升的良性通道^[4],因而在这种双重的体系性暴力下青年群体最先选择了对制度的反叛。

为何运动采取的是占领而非其他的形式?因为当前已经进入“拥有自由的事实,但尚缺乏自由的价值”

的时代, 社会民众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无论是从民主意识还是自由观念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解决青年人的价值存在问题, 也即在光鲜靓丽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难以寻得自己可依托、可建设的政治精神家园。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 在似乎是生生不息的“资本主义魔法”^[5]下, 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让“最大多数”民众成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享受到制度下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工作岗位等; 另外一方面又同样延续着马克思时代所提的“商品拜物教”, 让“异化”成为工具理性与官僚制度统治的基本条件, 进一步从民众生活工作中剥离作为社会人的真实价值。因此可以说, 青年政治运动之所以选择占领, 从政治现状而言, 暴力冲突抗争起到的只是“以暴易暴”的作用, 从社会现状而言, 每个个体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制度的受益者, 所以非暴力的占领成为可行的途径。

“占领运动”的出现是否还存在其它原因? 笔者认为占领运动天然有着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同一性, 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案不是实现预先制定好的意识形态目标, 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为使人民运动获得自身行动的意识”^{[3](29)}, 占领运动正是为了在行动中唤醒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重新审视。正如齐泽克在祖科蒂公园演讲时所说的那样: “我们拥有所想要的一切自由, 但是我们现在却缺少红墨水, 一种可用来表达我们自由的语言。”^[6]占领的初衷并非只是为了在原有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 而恰恰在于“让占领为占领赋予意义”, 通过占领让青年群体重塑政治参与的青年属性的话语, 让其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拥有非他而属己的理性意识基础。

三、占领之后与占领危机

占领之后是否意味着青年群体碎片化的政治精神家园就获得完整的重塑? 或许现实要比占领的理论残酷得多。齐泽克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 “占领华尔街——然后呢?”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青年们越来越沉湎于一种“寻欢作乐”式的短视的享乐主义情绪中, 浅尝辄止的政治占领让他们“越来越自恋”, 本质上与“19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并无太大的区别。^[7]这一点在香港青年“占领中环”与台湾青年“占领立法院”运动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姑且不对后两者占领的政治倾向做任何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批评, 单纯从占领进行时所反映出来的占领“游戏化”“盲目化”

“戏剧化”等表征也可深刻洞察其占领危机。问题在于, 占领运动当中的青年学生是否真正意识到他们如此作为的最终目标所在, 而不是在含糊中品尝政治“小点心”, 能否理性地认知到齐泽克“红墨水”隐喻中的可以用来描述“不自由”的话语, 能否通过占领过程中对政治精神家园的渴求来事实上改变社会生活? 若无法实现, 那么占领的危机会随着占领的胜利立马凸显, 且这种危机至少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 青年占领运动因其后致性的目标诉求容易成为某些政治势力或政客的“姘头”, 占领的“姘头化”是首要危机。青年占领运动虽然有着青年群体所特有的活力、激情、奋不顾身、坚守观点等良性政治参与的必备素质, 但是同样青年群体赋予占领运动过多的“政治力比多”(诸如过于完美的政治设想、过于偏执的政治口号、过于激进的政治言行等)容易让原本合法的、非暴力的运动走向反面。运动的失控就为某些政治势力或政客提供了“寻租”的机会与空间, 他们通过一些更为极端的政治宣传来激化青年占领运动, 从运动的失控中获取自己的政治私利, 巧妙地给予政治对手以“运动化”的打击。

其二, 青年占领运动的另一危机来源于青年本身, 自恋的空虚与对即时满足的渴求等群体个性让占领缺乏持久的动力。英国精神分析学家乔治·弗兰克尔曾如此描绘现代人“自我在综合理解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感因此急剧下降, 只剩下自恋的空虚感和神经衰弱的坐立不安, 需要持续的并且日益强烈和原始的刺激和兴奋”^{[8](226)}, 青年群体亦是如此。一方面, 许多青年人参与到占领运动当中并不是争取所谓的政治权利或者自由, 相反地他们只是因为孤立无援、缺乏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等, 这些社交方面的匮乏让青年人的自恋情结急速膨胀, 因而,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中环”抑或是“立法院”, 只要能够标明自己的立场、彰显存在感, 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占领”; 另一方面, 青年自恋的空虚要求在占领运动中容易得到即时的满足, 无论是执政当局稍微的态度软化, 几撮人大喊着空洞的政治口号, 还是占领后的垃圾遍野都能让青年人得以满足, 因为对于某些占领运动的跟风者而言, 他们的占领只是“对幼稚行为的膜拜”^{[8](225)}。

其三, 青年占领运动的第三大危机表现为青年群体政治诉求严重依赖于网络信息, 快速的、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让他们缺少理性思考的时间与空间, 到底是他们在利用网络信息还是网络信息在控制他们? 不难发现, 这三项青年占领运动当中, 网络信息都在运动的源头、发酵与维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网

站、Blog、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平台起到了集聚、整合、提炼、传播、发散占领信息与占领情绪的功效。表面上看,青年群体在占领运动中时刻掌握着话语权力且不停发出自我的声音,但从网络信息传播的内质上说,愈是偏激的、非主流的、审丑主义的信息越能够吸引网民的眼球,越是声势浩大的、拥护者众多的信息越能在快速消逝的信息流中占据砥柱位置,而普通的理念、观点、价值观等迅速湮没在信息大爆炸当中。所以,青年占领中的话语权力只是一种犬儒主义中夹杂着从众主义的唯技术论操控下的话语权力,青年占领的话语只是由网络平台所允许放行的话语。

四、占领的启示与大学生的政治精神家园

马克思在评判费尔巴哈式的哲学理念时,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无论是“华尔街”的占领,还是香港“中环”与台湾“立法院”的占领,因青年政治运动固有的缺陷与显现出的危机而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而非真正改变世界的层面。青年的占领运动在“解释”中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占领是为了唤醒日益衰败的政治精神家园。金融、市场、工厂、机器、消费等构成的色彩斑斓的欣欣向荣的世界日益陷入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危机当中,青年群体作为底层“他者”身份的存在尚未创设出属于自己的政治话语,因而试图通过占领来唤醒对这种危机制度的重新认知。但青年的占领运动在“改变”中是无力的:击碎泡沫与重构政治精神家园是亟需改变的,而占领的实质却无法提供“改变”的足够能量,它只能通过“解释”的方法论来“改变”,因而青年占领又必然陷入政治的悲观主义论调当中。

青年应该具备何种政治素养以及应当追求怎样的政治精神家园,这是影响到任何政治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事项。虽然这三项青年占领运动本身对我国大陆青年大学生直接的冲击有限,但确实也不能忽视这种占领运动的实质给他们带来的政治思想困惑或忧虑。无论从宏观政策层面还是从教育层面都必须回答,对占领的反思是否可以提高我国大陆青年大学生的理性政治批判能力,有效规避占领运动背后复杂的功利主义政治博弈,将政治精神家园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形象”“中国表达”是其新的符号性表征)^[10]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占领运动的思维与价值看来,在青年大学生

政治精神家园诉求与建设过程中,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思考维度。

第一,对于占领运动的一般性理论思考应围绕非法与合法、非理与合理来进行。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于社会政权与既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再如何地游离于法律边缘,也势必会遭遇各种借口下的非法化控诉,这一点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也绝非意味着非法等同于不合理,正如同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以议会竞选方式实现政权的无产阶级化过渡的失败,中派与左派的非法化斗争哲学反而取得改造世界的效果。因而占领运动的实质不在于合乎法律性,而在于是否合理,合理的占领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话语权力,更重要在于通过合理的占领来伸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义。而本文所谈到的三场青年占领运动,都不同程度存在其非合理性的一面,过于强调青年群体自身的政治在场,而忽略了青年群体所代表的政治精神家园诉求的政治在场,最终结局反倒是本末倒置的、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异化。

第二,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应当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公意”的结晶。占领“华尔街”“中环”与“立法院”的青年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够掀起浩大声势,是因其触发了一个集体主义政治诉求的“开关”。但这一开关仅是一种“幻象”,没有真正代表且表达出社会“公意”的共识。因而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应当从缔结“公意”、形成“共识”的角度出发,才能够让政治精神家园的建设从个体的碎片化实现集体的完整性转化。

第三,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与建设过程应兼具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与理性抉择。理性批判意味着“发现问题”,理性抉择意味着“解决问题”,也即应当如何面对当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些困惑以及应该对中国政治道路选择何种信念的问题。青年占领运动的缘起就是因为对当前西式民主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空虚感,或在西式民主框架下政治内容异动的不安感。占领是批判的强有力武器但却无法对未来进行完备的设想。因而我们的青年大学生在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与建设中,既要有占领的“形式”,更要有占领的“实质”。“形式”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有敏锐清晰的洞见,“实质”则指对正确的政治蓝图导向(就当前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梦)持续性的肯定、认同与参与、践行。

第四,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应是基于现实的、

带有传承性的政治远景描绘,而非是纯理论层面的乌托邦幻想。“华尔街”“中环”与“立法院”的青年占领运动为何到最后都衍变成为占领危机,原因在于这三项占领都罔顾政治秩序的现实性与政治延续的惯性,既没有对政治现实的充足考量而提出天马行空的设想,也没有对政治历史的尽力追溯而呈现出政治的短视。因而青年大学生政治精神家园的诉求应当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从本国政治国情、历史轨迹与发展倾向等多维角度入手,才能够让政治精神家园真正回归。

注释:

- ① “占领中环”可以指向两次不同的集会示威活动,第一次是发生在2011年10月至次年9月的占领汇丰银行大厦地下广场的“占领中环”,是对“占领华尔街”的响应,目的是抗议与控诉金融霸权;而第二次才是本文所讲的以推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的“占领中环”。
- ② 国内外学界认为对金融危机的不满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可参考:刘兴波:《“占领华尔街”运动:缘起、特征和意义》,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2): 81-89页;刘颖:《21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占领”运动》,载《理论月刊》,2013(8): 183-188页;王静:《“占领华尔街”运动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载《红旗文稿》,2012(3): 4-8页,等。

参考文献:

- [1] 廉思. 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新趋势研究——对“茉莉花革命”、英国青年骚乱、美国“占领运动”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3(12): 5-10.
- [2] 哈西卜·艾哈迈, 杜敏, 李泉译. 占领运动、左翼复兴和今日马克思主义: 对话齐泽克[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 1-8.
- [3]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2[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吴万伟.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高等教育动因[J]. 复旦教育论坛, 2012(1): 5-8.
- [5] Isabella Stengers, Philippe Pignarre. Capitalist sorcery: breaking the spell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6] Occupy WallSt. Today Liberty Plaza had a visit from Slavoj Zizek [EB/OL]. <http://www.occupywallst.org/article/today-liberty-plaza-had-visit-slavoj-zizek/>, 2011-09-9.
- [7] 齐泽克. 占领华尔街——然后呢[EB/OL]. 朱新伟译. http://www.guancha.cn/comment/2012_05_02_72028.shtml, 2012-05-02.
- [8] 乔治·弗兰克尔. 文明: 乌托邦与悲剧[M]. 褚振飞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 [10] 袁祖社.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良性博弈和社会价值合理化的思想语法[J]. 学术研究, 2014(2): 3-8.

Youth occupation movement from Wall Street to the Hong Kong Central and the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on the demands and criticism of the spiritual home of young students' political aspiration

HE Caile, MI Jinlei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one-sided viewpoint of speaking highly of the Youth Occupation Movement, the essay gives a mixed judgment on the Movement by describing the essence of the movements, namely “to occupy for occupation”, which happened from the Wall Street, the Hong Kong Central,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The essence is the appeal for spiritual home of political aspiration. The reason why the youth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is that they suffer from “double oppressions” in the liberal democracy system. And the form of occupation is due to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coerced system” and the needs of a new political discourse, while rational insight must be given into the crises after the occupation. Give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Movement, the essay believes that the appeal of the youth students' political aspir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 ideological attitudes of rational judgment and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realistic idealism.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spiritual home of political aspiration be realized indeed.

Key Words: Youth Occupation Movement; youth students; spiritual home of political aspiration

[编辑: 颜关明]